

唐  
文  
粹

唐  
文  
粹

唐文粹卷第四

吳興姚

鉉纂

古賦丁 摠五首

符寶一

受命寶賦 梁肅

象緯一

渾天賦 楊炯

閱武二

大獵賦 李白

裴將軍舞劍賦 喬覃

誓師一

濟河焚舟賦 高邁

受命寶賦 并序

梁肅

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于陳隋隋煬帝之遇禍也宇文化及

盜之而西竇建德滅化及取焉易稱物不可以終否武德中大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而多歷年所自前代觀之受天明命則不求而得僭賊劫遷則得之而失蓋神物之所在非徒然也抑又聞之鼎之輕重與璽之去留莫不視德之上下位之安危若恃寶命在已而怡心埋耳漸至危殆以負展之尊被竊鈇之言當此時也此片玉耳復何爲哉竊讀史氏感興亡之器忿徼覬之類於是作受命寶賦若形制之小大厚薄則未始詳也故不備焉其辭曰

物之貴兮惟玉之英翕二氣以成形涵百寶之純精卞氏得之獻而後明當秦趙之抗衡挺高價於連城伊玩好之所資徼神器之鴻名及夫秦始稱皇削平六王爲龍爲光追琢其章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其始也謂世有哲王傳國寶之無疆何逆天以暴物不及期以降殃惟陰隲之運行終有授而不常隨素車之白馬歸赤精於路傍逮夫漢業中微后族專命祿去公室世移威柄實

沙麓之遺瘵成巨君之篡害雖擲地以慷慨終莫救夫顛沛俄漸  
臺之傾移歷更始與赤眉咸庸懦而不居卒亂長而禍滋泊四七  
之龍驤爲火主以得之遂祀漢以配天延二百之炎輝苟非其人  
寶命不歸悼桓靈之不嗣置天下於阡危旣而赤伏道喪黃星兆  
發雲雷邁迤朝社播越去乘輿而漂蕩入智井以蕪沒披草萊以  
拯之寔功存乎武烈何典午之傾潰劉石盜以自尊旣江表之下  
年遂歸明以去昏五世推移或亡或存失由道喪隋之并吞始負  
險以爭雄俄銜璧而來奔惟大業之離阻由君昏而黷武材狼呀  
以當路郊廟毀而失主望夷之釁旣發斯器淪於醜虜昊天有命  
眷我高祖騫飛汾晉震疊關輔雲行雨施雷動颶舉聖人旣作萬  
物斯覩于時也充德扇結束周旒跪帝謂文皇陳師往伐如火烈  
烈如風發發牛口先撥虎牢則達致四海於升平混車書以同轍  
惟神器之有在終告歸于魏闕考乎先王之統世也以文經天以  
武緯地觀象備物從宜制器播而用之爲天下利故曰大德曰生

大寶曰位位之升降惟道所至先王審其所以故爲大於細爲難於易然後本不搖而末不墜安危之體鑒此而已若夫符命之所加曆數之所歸莫不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休祥煥然靈命顯思是以有守有失動而悅隨苟貪功而僭禮莫不速禍而召危此玉也公路執持眾叛而親離趙高引佩殿壞而身糜惟前軌之昭昭孰可幸捷以取之荅曰吾皇有命如天有日傳寶在我昏庸自佚則陸渾無問鼎之事歷代無奉璽之術苟思慮於廢興朝不旣而患失於戲天發禍機聖人定之天生神物聖人用之康哉皇哉大人造之子孫百代永言保之

渾天賦

并序

楊

炯

顯慶五年炯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返初服臥病丘園二十年而從宦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爲禍福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辨之其辭曰

有爲宣夜之學者喟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黃山而皆青翠俯察  
千仞之深谷而皆黝黑蒼蒼在上非其正色遠而望之無所至極  
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而或昃星辰浮於大空所以有行而有  
息故知天常安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爲觀象之準繩可以  
作談天之楷式有稱周髀之術者驪然而笑曰陽動而陰靜天迴  
而地游天如倚蓋地若浮舟出於卯入於酉而生晝夜交於奎合  
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旣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  
穴東流比於圓首前臨曾者後不能覆背方於執炬南稱明者北  
可以言幽此天與而不取惡煌煌而更求太史公有睟其容乃盱  
衡而告曰楚旣失之齊亦未爲得也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闊狹  
有常言蓋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乖於辰極  
東井南箕曲直殊於河漢明入於地葛稚川所以有辭候應於天  
桓君山由其發難假蘇秦之不死旣莫知其爲說儻隸首之重生  
亦不能成其算也二客嘗聞渾天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擢而陳之

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偉  
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  
地則方如碁局天則圓如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  
死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  
蝕眾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  
陽行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  
見矣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  
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而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乘之以水  
生之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  
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驗之以衡  
軸考之以樞機三十五官有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  
畿中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途而同歸表裏見伏  
聖人於是乎發揮分至啓閉聖人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  
可以極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攜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眾星



環拱大帝威神尊之以輝魄配之以勾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  
之近臣華蓋巖巖俯臨於帝座離宮弈弈旁絕於天津列長垣之  
百堵啓閭闔之重闔文昌拜於大將大理囚於貴人太階平而君  
臣穆招遙指而天下春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爲傲客房  
爲駟馬天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耀之所巡行  
陰閒陽閒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燕息太子承於家社宗人宗  
正內外惇敘於邦家市樓市垣貨殖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靈龜潛  
匿螭蛇伏藏瓠瓜宛然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  
御輦道而倘佯聞雷霆之隱隱聽枹鼓之硠硠南斗主爵祿東壁  
主文章須女主布幣牽牛主關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壁之  
陣所以備非常西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爲封豕參爲白虎  
胃爲天倉婁爲眾聚髦頭之北宰割其胡虜天畢之陰蓄洩其雷  
雨大陵積尸之肅殺參旗九旂之部伍樵蘇之地出入於苑園萬  
億之資填積於倉庾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帝之座三光

之庭傷成於鉞誅成於鑕禍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列  
 大臣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狐直而狼顧軍市曉而  
 雞鳴三川之交鶉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北河象  
 闕於是乎增峻左轄右轄邊荒於是乎白靈乃有金之散氣水之  
 精液法渭水之橫橋像昆池之刻石歲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朝  
 夕織婦之室漢家之使可尋飲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覲日也者眾  
 陽之長人君之尊天雞曉唱靈鳥晝跋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  
 崑崙太平太象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溫龍山銜  
 燭不能議其光景夸父棄策無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羣陰之紀上  
 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浹重暈而而邊風駛  
 纔盈蚌蛤則虜騎先侵適鬪麒麟則暗虎潛值五星者木爲重華  
 火爲熒惑鎮居戊巳斯爲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  
 觀天則比參右肩之黃如奎大星之黑五材所以致用七政於焉  
 不忒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

星同色天下偃兵趨前舍爲盈退後舍爲縮盈則侯王不靈縮則軍旅不復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歲鎮居之而有福觀眾星之部署歷七耀而驅馳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之蹟所以象其宜然後播之以風雨威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雲或擊雷而鞭電一旬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徧白日爲之晝昏恆星爲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黃雲旦扶握天鏡受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之休符至如怪雲祆氛冬雷夏雪日暉長虹星流伏鼈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懼之以災此昏主亂君之妖蠶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視日吳範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詩云謂天蓋高語云惟天爲大至高而無上至大而無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羣臣莫尊於上帝法象莫大於皇天靈心不測神理難筮日何爲兮右轉天

何爲兮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聖兮造山川螟何細兮  
師曠清耳而不聞離朱拭目而無見鵬何壯兮搏扶搖而翔九萬  
運海水而擊三千龜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大小  
之年鐘何鳴兮應霜氣劍何伏兮動星躔列子何方兮御風而有  
待師門何術兮驗火而登仙魯陽揮戈兮轉於西日陶侃折翼兮  
登乎上玄女何冤兮化精衛帝何恥兮爲杜鵑爭疆理者有零陵  
之石聞弦歌者有蓋山之泉若怪神之不語夫何述於此篇以天  
乙之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顏回之賢  
也貧居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乎執鞭馮唐入於郎署也兩  
君而未識楊雄在於天祿也三代而不遷桓譚思周於圖讖也忽  
焉不樂張衡術窮於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爲而人自化吾不知  
其所以然

大獵賦 并序

李白

臣以爲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然何以光讚盛美

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歷代以爲文雄莫敢詆訐臣謂  
語其大略竊或褊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太  
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  
之義也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纔經數百長楊夸  
胡設網爲周法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圍經  
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爲窮壯極麗逮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但  
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眾庶異之  
而臣以爲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囿之小竊爲微  
臣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  
亦將耀威講武掃天蕩野豈淫荒侈靡非三驅之意邪臣白作頌  
折衷厥美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契天地而襲氣母兮粲五葉之葳蕤惟開元廓海寓  
而運斗極兮摠六聖之光熙誕金德之涓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  
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眾妙而爲師明無幽而不燭兮

澤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若乃嚴冬慘切  
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雪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煙陰火井冰  
閉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飡八水兮休百工考王制兮遵國  
風樂農人之閑隙兮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  
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眾寡千騎颺掃萬乘雷奔梢扶  
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塞門赫壯觀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  
此其大略也而內以中華爲天心外以窮髮爲海口豁咽喉以洞  
開吞荒裔以盡取大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足跡乎日  
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所有君王於是撞鴻鐘發鑾音出鳳闕  
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柞兮瞰三危挾細柳  
兮過上林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於是擢倚天之劍彎  
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河漢爲之卻流川嶽爲  
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絳獵火燧兮千山紅乃召蚩尤之徒叢長  
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赫振於蠻貊陋梁鄒

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代恆作袂夾東海  
而爲塹兮拖西溟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迴千羣以壘入聯八  
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雲羅高張天網密布置罟繇原峭格  
掩路蠖蠖過而猶礙蟪螟飛而不度彼層霄與翳榛罕翔鳥與伏  
兔促營合技彌巒被岡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電掣卷長  
空之飛雪吳驂走練宛馬蹀血縈眾山之聯繇隔遠水之明滅使  
五丁摧鋒一夫拔木下塹高頽深平險谷擺椿枯開林叢嗶嗶呷  
呷盡奔突於場中而田強古冶之儔烏獲中黃之黨趙崢嶸獵莽  
蒼喑呼哮嚙風旋電往脫文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後手猱挾三  
挈兩旣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魁號以鸚睨兮氣赫火而  
歛烟拳封獠肘巨獍梟羊應叱以鼈踣獬獠亡精而墮巔或碎腦  
以析脊或歆髓而飛涎窮遐荒蕩淵藪扼土伯殪天狗脫角犀頂  
拔牙象口掃封狐於千里振雄虺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奔兕  
而卻走君王於是峩通天靡星旃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效獲

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警鬼慄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勵武卒  
雖躡轢之已多猶拗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月戎  
車轆轤以陸離鼓騎煌煌而奮發鷹犬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蹉蹶  
攫麋麇之咆哮蹂豺貉以挂格膏鋒染鏑填巖掩窟觀殊材與逸  
羣尙揮霍以出沒則有白貂飛駁窮奇貙獠牙若錯劍鬣如叢竿  
口吞及鋌目極槍櫓碎琅弧攬玉弩射猛彘透奔虎金鏃一發旁  
疊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伉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揔八校搜四  
隅馳專諸走都盧趨喬林撇絕壁抄獬獠攬貊獠囚鼯鼯於峻崖  
頓穀獲於穹石養由發箭奇肱飛車巧括更羸妙兼菹且墜鷓鴣  
於青雲落鴻鴈於紫虛梢鷓鴣漂鷗鷗殫地廬空神居斬飛鵬於  
日域摧大鳳於天墟龍伯釣其靈鼈任公獲其巨魚窮造化之譎  
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乍若乎高天雨獸上  
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旭日陰兔  
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之路絕而忽也莫不



海晏天空萬方來同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爭雄俄而君王  
茫然改容愀若有失居安思危防險誠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  
之弘術且夫君以端拱爲尊玄妙爲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命  
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者待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真雖  
翦毛而不獻豈割鮮以染輪解鳳皇與鸞鷲兮旋騶虞與麒麟獲  
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渭濱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庖騎酌醑  
韜兵戈火網罟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開日月之扃闢生  
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敖與狩岐何宣城之足數哂穆王  
之荒誕歌白雲於西母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澹和之觴  
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狃於道德張無外以爲罝琢  
大朴以爲杙頓天網以掩之獵賢俊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  
使天人宴安草木蕃殖六官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寢鄭衛之  
聲卻靡曼之色天老掌圖風后侍側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豈  
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者哉方